

影像青少版

MENG GU XI QUAN

蒙古细犬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著



以影像观世界 以视觉读文学
流传千年的猛犬血脉 永不背弃的生命守护

浙江摄影出版社

影像青少版

MENG GU XI QUAN

蒙古细犬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著



浙江摄影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 巍
装帧设计：巢倩慧
责任校对：朱晓波
责任印制：汪立峰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蒙古细犬：影像青少版 /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著.
— 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2016.2
ISBN 978-7-5514-1233-9

I. ①蒙… II. ①格… III. ①儿童文学—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儿童文学—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04637 号

蒙古细犬（影像青少版）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著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310006

网址：www.photo.zjcb.com

电话：0571-85170614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制版：杭州林智广告有限公司

印刷：浙江兴发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10×1000 1/16

印张：12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14-1233-9

定价：26.00 元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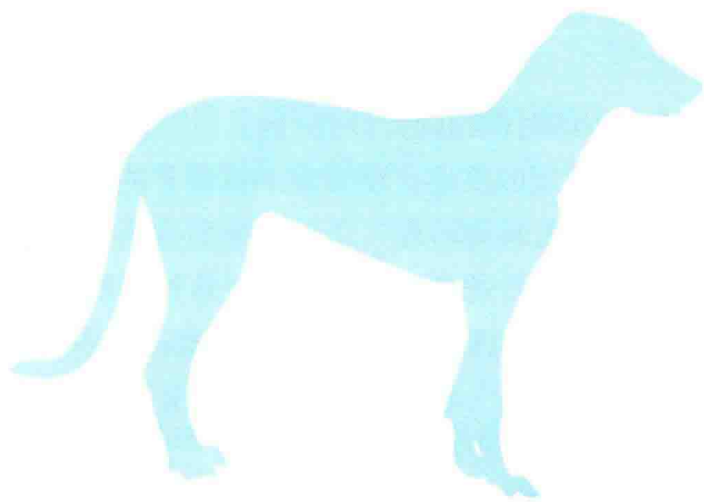
CONTENTS

叨狼	1
1. 坟——在尘土中开始	2
2. 额·特日克——如熊般的猎犬	12
3. 饥饿——添补黑暗的孩子	15
4. 叨狼——猎杀	24
5. 离别——那孩子的目光	33
6. 狩猎季节——山林	37
7. 德子——猎人	52
8. 追猎——谷地的风	66
9. 轮回——世界尽头	70



10. 岁月——只在风中	88
11. 接受——开始	94
12. 守护——在身边	97
13. 围猎——终结	105
14. 飘逝——山之高处	117
15. 后记	121
猎獾	123
守护者	149
消失的幼崽	171





叨狼

童年，我在草原小镇上短暂居住的那段时间，记忆里，他们总是骑马带着四五头猛犬，穿过空旷的草原呼啸而来。他们，以及他们的马匹和猎犬，带着一种令我兴奋并痴迷的荒野的气息。

1. 坟——在尘土中开始

芒来^①是在七岁的时候得到特日克^②的。

那是一片行近荒废的坟地，埋葬着小镇最早的拓荒者。由于岁月久远，后人寥落，无人料理，在几块歪斜倾颓的墓碑间原本就并不起眼的坟茔，也就随着岁月的流逝被每年春天草原狂野的风吹掠得渐渐没入泥土之中，被蔓生的野草一点点覆盖。也许用不了更长的时间，

①芒来：蒙古语的译音，冠军、第一之意，一般用于男性名。

②特日克：源于古蒙古语或者达斡尔语，熊之意。





它们终将化为草原上微不足道的突起。

草原自古以来就拥有强悍的自我修复能力，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它总能以隐忍的耐心将人类留下的印迹慢慢湮没。

一些坟丘表面的浮土飞散，棺木破败朽坏，于是在地面上就会显现出一些幽暗的洞穴来。

镇上的孩子们来到这里，以接近洞开墓穴的距离、窥视洞穴深处隐秘骨骸的清晰程度来评判各自的勇气。

他们偶尔也会在砂土中拾捡到浮着绿锈的古铜钱和一些精美的瓷器碎片。芒来在这里曾经拾捡到一片青花瓷片，上面有一条活灵活现的龙，唯一的不足是龙缺少三分之一的尾巴，那瓷器在碎裂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要保证那龙形的完整性。后来，他一直尝试着能够找到上面拥有完整龙形的瓷片，却一直没有那样的机会。

他们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到坟地里来了。



在这个暮春的午后，草原温暖无风，坟地里仅有的两棵相依而生的苍老榆树上，几只黑色的乌鸦在枝杈间焦躁不安地跳跃，不时地飞起，又迅速地落下。

显然，那树下有什么东西在吸引着它们。

在所有的孩子当中，芒来跑得并不是最快的，等他跑到树下时，那些乌鸦仍然没有离开，继续在树杈间跳跃着，并发出刺耳的沙哑怪叫，而从它们那如黑玉般毫无情感的眼睛里投出的阴鸷目光，却在树下孩子们的身上不怀好意地流连。

这些黑色的大鸟儿，永远是与死亡联系在一起的。草原上有死去的牲畜，它们总是第一个发现，不知道它们是拥有非凡的视力还是过人的嗅觉。

树下有个已经塌陷的墓穴，大概是棺木一侧的挡板朽烂，显现出一个幽深的洞口来，想来应该是可以直通棺材里面的。

对于所有的孩子来说，那是令他们感到恐惧但也痴迷的代表着死亡的隐秘世界。

而颇令他们感到惊奇的是，在那洞口的旁边，竟然横陈着一具已经风干的黄羊^③尸体。黄羊的肚腹处和两条后腿已经被啃食干净，露出森然如白垩土般毫无光泽的肋骨和腿骨。也许是出于某种巧合，它侧躺在地面上摆出一副奔跑般的姿势，身体舒畅地伸展着，而它已经风干的眼球塌陷并被眼皮包裹，倒像是在睡梦中完成一次纵情的腾越。因为风干收缩，皮下的肌肉和脂肪脱水，残剩的尸骸也就更加显得精悍强健，呈现出流线型的紧凑。蹄踵处被干缩的皮子紧紧包裹的跟腱如琴弦般绷紧至极致，似乎随时会铿然断裂。它身上的一切似乎都是

③黄羊 [Procapra Gutturosa (Monglian)]: 也称蒙古黄羊或蒙古瞪羚，分布于中国东北、西北、华北地区，以及蒙古和俄罗斯西伯利亚南部等地。栖息于半沙漠地区的草原地带。性喜群集，善于跳跃和奔跑。以杂草、灌木等为食。





为了奔跑而生的，所有的部位，没有一点儿会影响到奔跑而不必要的累赘。

那黄羊似乎正在飞奔时，被一阵如尖刀般的疾风掠去了后半截身体上的肌肉，然后就此保持着这飞奔的姿势凝固了。

对于黄羊这种经常在草原天际飞驰而过的食草兽，更多的时候看到的都是它们被捕获之后草草放血剥皮的形象，如此真切地近距离观看倒是第一次。

黄羊为什么会被杀死在坟地里？仅仅是这个疑问已经足够让他们感到心惊胆战，而它肚腹和后腿被啃食干净的肉更为这一切增添了诡异的色彩。似乎致命的伤口在它的咽喉处，四个两两对称的贯穿切口，伤口已经抽缩干瘪，血迹干涸成接近黑色的深棕色。

整个场面看起来非常明显，那洞穴中的东西显然在以这黄羊为食。

似乎是要刻意烘托这种紧张的气氛，头顶树上聒噪不休的乌鸦突然间噤声不语。

一瞬间，这些孩子只听得见自己的心跳。在一片寂静之中，从坟洞里发出诡异的声响，似乎是什么东西在爬动时与棺材的木料或者是里面干裂如纸张的衣服摩擦的沙沙声。

之前，他们发明的所有用于验证勇气的一切游戏，在这种残酷的事实面前，都显得如此微不足道。

恐惧，巨大的恐惧将他们定在原地，不敢移动。

但随后，他们就开始遵循自己的本能，一哄而散，跑开了。逃离恐惧。

芒来和另一个叫阿尔斯楞^④的男孩留在了原地。最初，他确实也想跟着其他的孩子一起跑开，但因为看到站在身边的阿尔斯楞没有移动，他也就留了下来。他应该感谢阿尔斯楞，他独自一人绝对没有这样的勇气。

④阿尔斯楞：蒙古语的译音，狮子之意，一般用于男性名。

在极度的恐惧中，芒来看到那期待中的鬼一点儿地从坟洞中探出头来。

芒来感到自己呼吸困难，几乎被吓得瘫软在地上。但站在他身边的阿尔斯楞，并没有跑开。当然，此时芒来已经没有跑开的力气了。

在黑暗的洞穴中，鬼的轮廓一点点地呈现出来，邪恶而尖细的唇吻，散发着磷火般幽光的三角形的眼睛，愤怒而阴沉的咆哮。这些细节，在修正芒来记忆里那些传说中所有关于鬼的一切。

阿尔斯楞在呼唤着鬼，甚至语气中带着惊喜与熟悉的味道。

于是，似乎在应和阿尔斯楞的呼唤，那相貌残暴的鬼终于从洞穴中现身，跃出坟坑，呈现在阳光之中。

是一头高大的灰色蒙古细犬^⑤。

它贴伏下耳朵，以见到主人的温驯的姿态向阿尔斯楞走来。在阿尔斯楞抚摸它时，它顺从地仰躺在地上，袒露出自己的肚腹。这是一头母犬，膨胀的乳房像脱水萎蔫的水果，已经开始收缩，似乎刚过哺乳期。

那些跑开的孩子已经陆续回来，开始谈论一切与恐惧无关的事情。

那是阿尔斯楞家消失了将近两个月的猎犬。有些猎犬在产期将近时，也许是因为无法在人类的院落里找到合适的产崽地点，或者仅仅是遵循遗传记忆中遥远的本能，它们会悄然离开，到野地里寻找洞穴或者安全的地方产崽。这是它们仅有的对人类缺乏信任的表现。

突然聚集的孩子让这头母犬感到不安，它起身，想奔回洞穴。

⑤蒙古细犬：中国本土原生视猎犬，主要产于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和东北地区，据推测为蒙古种猎犬与东北地方犬种杂交而成，身体高大强壮，个别雄性肩高超过80厘米，性骁悍暴烈，适应高寒气候，主要用于追捕狼、黄羊和孢子等大型猎物，也可作为斗犬和护卫犬，在一些地区还被训练用来捕捉流浪狗，目前仅在黑龙江和吉林一带还有少数爱好者培育，数量稀少。





阿尔斯楞抱住了它的颈部，不想让它离开，但它在表示顺从的同时也从喉部发出威胁的低嗥。那是警告，阿尔斯楞迫不得已松开了手。

细犬一挺身跳进坟坑，钻进了那个洞里。说是个洞，对于高大的细犬来说确实显得有些狭窄，仅仅是一条缝隙罢了。不过，显然它已经无数次在此穿行，低头缩肩，轻车熟路地钻了进去。

它钻进去之后，似乎在里面回旋了一圈，又钻了出来，站在坟坑边向洞里观望，同时发出略显不安的狺狺叫声。

似乎是应和着它的呼唤，那洞穴里又有了声响。这次，没有一个孩子转身逃走，即使真的有跟这细犬熟稔的鬼出现，他们也会硬挺着



不再离开，绝不放弃第二次考验自己勇气的机会。

所有孩子的恐惧汇聚为一片凝滞的真空。他们屏住呼吸，以这种群体的力量等待着鬼在光天化日之下的现身。但他们的力量确实过于薄弱，不得不将恐惧的颤抖化为对刚刚过去没有多久的寒冬留恋般的寒战。

鬼太小了。

小得让他们顿生勇气，这鬼即使青面獠牙，法力无边，以如此小的体形也难有所作为。

其实，从洞穴里走出来的仅仅是一只略显羞涩的小狗。

它大概将要满月的样子，肥胖滚圆，似乎还对外面明亮的世界不太适应。但它理解催促着它的母犬的叫声，作为回应，它摇晃着自己短粗的尾巴。

这是一只玲珑剔透的小狗。它身上的毛色是芒来从来没有见过的，与母犬身上那种黯淡的灰色皮毛截然不同，是一种更接近明亮金属的颜色，而且在阳光下会闪闪发亮。那颜色不好形容，总之像是质量很好的不锈钢上涂了一层蜂蜜，如同黎明某个特定时间段的曙光。而它的鼻子，则呈现出某种不真实的透明的质地。





所有的孩子都被这只小狗迷住了。

过于精美的一只小狗。

阿尔斯楞跳进坟坑里，在那一刻，那小狗重又隐身到洞穴中。他趴在洞口，轻声地呼唤着小狗。

母犬在坑边不安地低声哀鸣，这一切让它有些不知所措。

那小狗试探着再次露出了头时，阿尔斯楞闪电般地伸出手去，揪住了它的脖子，将它拉了出来。小狗像受惊的小鸟一样尖厉地啼鸣，站在坑边的母犬发出哽咽般的吠叫，但它终没有扑向阿尔斯楞。大概因为进入哺乳期的末尾，它护崽的本能已经随着体内某种激素的淡去而变弱了，否则，只是刚才被阿尔斯楞捏痛的幼犬的叫声，就足以让它扑过去一口咬断阿尔斯楞的手腕。

就在此时，阿尔斯楞做出了一个令所有的孩子都为之叹息的动作，他拎着小狗，在狭窄的坟坑里直接俯身向洞中窥视。事实上，他几乎将自己的半个头颅都隐没在洞穴之中。

他再抬起头时神色凝重。只需要看一眼坑边上极度震惊中的其他的孩子，他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又一次以超凡的勇气巩固了在这些孩子当中领袖的地位。

孩子们刚刚离开，那些乌鸦就怪叫着从树上落下，扑在那黄羊的残骸上。

但随后它们又开始了另一番撕扯和争吵，高声嘶鸣。这种鸟儿就是拥有这种令人厌恶的贪得无厌的品性，尽管剩下的黄羊它们也许一个月也吃不完。

在回镇子的路上，阿尔斯楞将闪亮的小狗一直抱在怀里，而那只曾经逃失的母犬，则寸步不离阿尔斯楞的左右，并不时地将头探进阿尔斯楞的怀里，以确认幼犬的安全。

那小狗倒表现得非常安稳，并没有像那些第一次离开母犬的幼犬一样，因为过于恐惧而疯狂地撕咬。它不时地从阿尔斯楞的怀里探出

头来，好奇地四处张望。芒来一直跟在阿尔斯楞的身边，他注意到那小狗的眼睛是蓝色的，幽深得像冬季封冻直达湖底的坚冰。

尽管只是一只小狗，却也有一定的重量，大概因为是只独崽，营养充足，长得足有十来斤的样子。路程走到一半的时候，芒来主动从阿尔斯楞的手中要过这只小狗，帮他抱着。

芒来可以感受到幼犬心脏的跳动，那节奏分明的震颤通过抱着它的手传达到他的身上。他将它捧起来，试着闻了闻，想知道那洞穴中会有什么特殊的味道，但除了幼犬特有的暖烘烘的甜腥味，顶多也就是有一点灰尘的气息罢了。

此时它已经不再感到恐惧，甚至顽皮地捕捉着芒来的手指轻轻啃咬着。

芒来托着这只金属灰色的漂亮小狗，小心翼翼，像随时会失落的珍宝。母犬此时将注意力都集中在芒来的身上，紧紧跟在他的身边，它半抬着头，盯着他手中的狗崽。

芒来希望它能够成为自己的小狗。

走进镇子时，芒来甚至奢望于阿尔斯楞会忘记将一只狗崽放在他手里的这件事。当然，像这样的奢望最终的结果往往都是不可实现的。

孩子们各自散去，此时已经是晚饭的时间。

芒来目送着阿尔斯楞抱着小狗慢慢地走远，那只健壮的母犬则在阿尔斯楞的身后紧紧跟随。

芒来一直在想念那只小狗，所以，即使晚饭时家里端上桌的是刚刚宰杀后新煮的肉，吃在他的嘴里也显得有些索然无味。

芒来的失落并没有持续太久。

晚饭后，一个孩子风一般跑来。他是先行者，信息的告知人。在得知那消息的一刻，芒来甚至感到自己有些晕眩。

芒来跟着那个孩子奔跑，在从阿尔斯楞家往这边来的路上，他们迎上了那一群孩子。

他们簇拥着中间抱着那只幼犬的阿尔斯楞。那孩子已经告诉了芒





来一切——那头母犬被阿尔斯楞的父亲拴了起来，他为这头失而复得的猎犬而欣喜不已。不过，他直接拒绝了阿尔斯楞饲养这头幼犬的请求，事实上，他直接将这幼犬拎起来扔出了院门之外。

阿尔斯楞异常懊悔，他在讲述寻获母犬的过程时，不应该提到这幼犬是从坟洞中爬出来的。总之，这个多年豢养猎犬的男人直接拒绝了这头幼犬。这个杀戮一生的男人倒不会对幼犬生于坟洞这样的事实有所禁忌，只是这幼犬特殊的毛色让他确信，这是某种带有缺陷而必将羸弱的异化品种。他不会浪费食物在这种东西的身上。就在他做出决定之前，这只被他拎在手中的幼犬也许是因为被捏痛了，竟然咬伤了他的手指，这更加让他确信自己判断的正确，这小狗因为沾染了坟地里的阴鸷之气而暴戾无比。

随后又有几个孩子试着将这只幼犬带回家中，在简单地与家人交涉之后，都失望地抱着幼犬再次出现在小镇的道路上。在这草原与乡村的接合部，生活尤为艰辛，对于家中无人狩猎的家庭，不会将食物浪费在这样一只不会提供肉食的动物上，与其养狗，还不如养一头猪，至少能够将剩饭转化为冬日宰杀后提供营养的肉食。

于是，这被孩子们奉为珍宝的幼犬转瞬之间就失去了依靠。

芒来成为唯一的选择。他在家中也是被视为珍宝般的孩子。

芒来从阿尔斯楞的手中接过这柔软的狗崽。在黄昏的红色霞光中，幼犬的眼睛像琥珀般透出温暖的光。在经历数次转手的一番折腾之后，它有些疲惫了，温顺地在芒来的怀里安卧。芒来让自己的双臂在胸前团成一个温暖的窝。

它饿了，柔软而湿润的嘴唇还在寻找芒来的手指，急切地吮吸着。

芒来抱着幼崽快步向家中小跑而去，生怕阿尔斯楞会改变主意。事实上，尽管已经确信自己无力饲养这头幼犬，阿尔斯楞仍然赌气般地告知芒来，这幼崽仅仅是让他代养。

芒来走出很远之后，才回头看了一眼。

他们站在那里，沉默无声，似乎在目送最好的朋友去遥远的地方。

昏暗中，他看不到他们的表情。他第一次意识到，他终于可以凌驾于他们之上，从此拥有他的特权，独属于他的小狗。

芒来抱着已经属于自己的小狗回家了。

需要一个碗，给它喂羊奶。然后，它还需要一个名字。

2. 额·特日克——如熊般的猎犬

额·特日克。

老人盘腿坐在毡包前面，将这只小狗捧在怀里，眯着眼睛，仔细地揉搓着，研究它的骨骼，掰开它的嘴检查它的牙齿。后来，他非常坚定地说出这个令芒来感到异常陌生的单词。

老人独自一人住在距离镇子两三公里远的一个破旧的蒙古包里，自芒来记事起，那蒙古包就一直孤零零地矗立在那里，从未像草原上那些游牧营地一样随着季节的更替而搬迁。老人还有一匹豹子斑色的马，芒来从来没有看见过老人骑它，它总是被绊在蒙古包附近垂头吃草，偶尔抬起头来，那似乎从未修剪过的厚重鬃毛就像成匹的绸缎般在风中飘扬。

